



◎ 李国文

著名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小说集《第一杯苦酒》、《电梯谋杀案》、《浩白的世界》、《都市黄昏》与杂文随笔集《骂人的艺术》、《寻找快乐》、《苦瓜苦瓜》、《说三道四》等书。



文瀚阁
创作丛书
第一辑

李国文 著

涅槃

般木

中国华侨
出版社

● 文瀚阁创作丛书

涅槃

聚

李国文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YK04/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涅槃/李国文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2

(文瀚阁创作丛书/唐达成,金宏达主编)

ISBN 7-80120-085-3

I. 涅… II. 李…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N.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3804 号

●**文瀚阁创作丛书**

涅 槃

著 者/李国文

责任编辑/邵勉力

封面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125.字数/228 千

版 次/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2

ISBN 7-80120-085-3/I·13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77号楼底商5号

定价:12.80 元

《文瀚阁创作丛书》

出版者言

金宏达

文瀚阁，非实有其阁也，直白地说吧，文瀚阁，是个空中楼阁，是在一个寸土千金、华厦林立的现代都市中，首先浮现在想像中，继而，文化人愿以笔墨和纸张构筑的一个楼阁。

往昔乾隆皇帝组织纂修《四库全书》，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规略宏大，可谓猗兮盛哉！此丛书题名“文瀚阁”，也并非意在追蹑遗迹，僭补一阁，其实只是寄托一个愿望，一种向往。

在我们看来，出版社与古之藏书阁今之图书馆，其实都共负着一种使命，即进行文化积累。对于当今文化的生产，有人持悲观的论调，有人抱乐观的态度。有的作家下海经商了，然而确切的，不是全部，也不是多数。小说似乎好卖了，地位提高了，然而不幸地，也孪生出它的兄弟，就是滥造。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个太伟大的抱负和口号，而同样内心怀有热望的我们，或许只能竭

绵薄之力，修建如此一个“文瀚阁”，以搬运瓦石，悬架梁檩的喊号声，聊助声势。

举凡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优秀著作，都希望陆续“入阁”。鲁迅先生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本阁既是“空中楼阁”，当然期待有正行空的大精神、大艺术的天马，与我们相遇。

总 序

唐达成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大变革与大发展的时代，给文学带来了生气与机遇。

这些年来，文学创作相当繁荣，不管有多少人说长道短，也不管在社会生活中，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有多少起落浮沉，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势头。随便举个例子，九四年仅长篇小说就达五百余部，数字也许还并不精确，但这势头可以说是空前的罢。

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与提高，文学创作还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从出版数量的增长和作者队伍的扩大，都已证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令人欣慰的。

从文学的诞生、沿革、演变的历史看，人们对之有兴趣，有热情，有爱好，是因为文学曾带给他们精神上的享受，审美上的愉快，思想上的启迪，人生体验上的感悟。试想人们在生活种种复杂错综的际遇下，在悲喜哀乐的漩涡中，还能“偷得半

日闲”，静下心来，从容地读读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其中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魅力，怎能设想呢？可以说，人类几乎从一开始就有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的要求与冲动；而作为生命的个体，人又实际被限定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生活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限制与追求突破有限，向往无限的激情，就成为作家的创造与探索和读者欣赏与品味的根基。人不仅有好奇心，渴望从广漠的世界中得到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理解与人生的体验，也希望从作家所叙述的外在与内在故事中，寻求某种认同、某种理解、某种抚慰、某种刺激，使自己得到滋养、得到超脱、得到援手、得到升华，从而使自己得以走出生存的种种窘迫困境，在漫漫的人生长途中，找到自己生命价值的取向与漂泊灵魂的归宿。虽然在作者笔下所呈展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这毕竟又是作家的主观体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后，饱和着作家自己大领悟、大感受、大智慧的产物。世间的百态万象，情感的波澜起伏，人情的冷暖炎凉，尘海的浮沉荣辱，在作家笔下，都会以百姿千态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所以清人姚鼐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有的作家从自己艰辛的实践中，认定创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天国的一种行当”。曹雪芹也无限感慨地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因此王蒙评点《红楼梦》为：“是恋歌也是悲歌，是炫耀也是忏悔。”这都是文学家语言，但此中酸甜苦辣的况味难道不能体会么？哪一部有份量、有力度的作品不是饱含着作者历经磨难、参透人生，在爱爱仇仇的冲击与体验中写就的呢？地狱的熬炼成就了精神的花朵，这或许就是作家的命运。

在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框架与禁锢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活跃，出现了真正争奇斗妍、领异标新的局面。诚然，对于作家

而言，“才有庸雋，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刘勰语），这决定于作者自身的才情禀赋与学养思致。有的作家才气发扬，以丰神情韵见长，有的作家思虑深沉，以筋骨思理见胜，有的作家体察入微，以刻析心理敏锐见彩，各有擅长，亦各有所短，不能一概而论。但文章体制，与时因革，在创新的世纪，开放的时代，却不能不大大开拓了作家的视野，所谓“时也既殊，物象既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见姚华：《曲海一勺》）。这些年的文学创作领域，不同的艺术风格与不同的审美把握，呈现出多元多采的丰盈面貌，是很明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学风格分成八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而现代文艺学对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的小说的区别分类，则又大体上称之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人又分为章回体、演义体、笔记体、传奇体，现实主义有人分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等等。其实，如此这般的分类，只能是大体的、笼统的、理论上的。在作家“悄然凝虑，思接千载”的想象世界中，考虑更多的并不全是形式本身，却是对于自己所把握的审美对象的奥秘的窥探、切入、破译和解读。十八般武艺，不分轩轻，融汇贯通，只要有助于揭示和倾吐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便都注入文学的肌肤中，而形成文学创作天地的巍然。我们编辑的这套《文瀚阁创作丛书》，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征博采，兼蓄并取，无论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类文体，只要出于切身的感悟，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出于对人自身命运及其处境的关怀，出于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开发与垦拓，我们就愿把它作为精神长河中的智慧花朵而加以采撷。

不久前，美国教授亨廷顿断言“文化将是截阻分隔人类和

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这武断的立论，恰恰提示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在人类相互交流与沟通中的重要作用。还是英国学者雅可布·布洛诺夫说的好：“人是非凡的，并不因为他从事科学，也不因他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惊人可塑性的表现。”因此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并非无由的臆想，更无需叹息悲观。重要的却是在文明进程中坚韧不拔的努力，得以使我们走入充满理性、充满智慧、充满激情的世界，并使人类的精神追求不断上升，人性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强大，我们的努力就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足以使我们感到一丝小小的慰藉，一点小小的满足了。

目 录

涅槃一	(1)
涅槃二	(23)
涅槃三	(39)
涅槃四	(59)
涅槃五	(86)
涅槃六	(106)
涅槃七	(189)
涅槃八	(241)
涅槃九	(259)

涅槃 一

涅槃 nièpán 佛教用语，指所幻想的超脱生死的境界，也用做“死”（指佛）的代称。

〔梵 nirvāṇa〕

《现代汉语辞典》826 页

不知谁兴致盎然地在太平间的铁门上，用颜色粉笔涂写了一个英语单词 welcome。

究竟 welcome 谁？welcome 什么？

也许，只有鬼知道了。

人死为鬼么？但愿不。

老前辈 C 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说不，自然不。

不过，后来他不怎么说不了，他讲人的知识是无穷尽的，有许多未知领域。于是，或许有鬼，或许无鬼，介乎两者之中。

C老前辈开始奋练神草，师僧怀素。

他不晓得依据什么统计数字，书法是一种内功，书法家皆长寿。可见老人家虽浑脱通达，也是乐生而不乐死，不大愿意做鬼。所以日日挥毫，练得太勤太苦。我劝喻过，C老您已功成名就，将来二十六史或二十七史，准有您老的列传。而且成为书法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到这年岁上，一切均应顺其自然为好。他不信，他要继续贡献，于是我们大家陪着贡献。

C老的秘书L，陪着老人家练。这家伙大概有点童子功，两笔柳公权，极有韵味，不过他不露。凡首长身边人，都得需要一点奸佞，我笑笑，L也笑笑，彼此心照。

写字的人喜欢题词，我们开玩笑说C老也患了“郭沫若氏综合症”，因为名山大刹都能瞻仰到郭老的墨宝。L就想法找到让老人家挥笔的地方，但这样的机会究竟不多，L让大家向他求字。

“好好好！”他有求必应。

我曾经是他部属，自然不例外，向他讨过，也蒙他赠过。狂草的特点，就是任气而为。所以老先生的字，体大如斗，逶迤径尺，丈二宣纸，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断气以后就掷笔不写，盖上钤记首章送人。李斯碑就几个字，当宝贝供着，C老这种不求全璧的做法，也是一种风格。我保存着老人家好几幅这种未完成的杰作，因我的居处狭窄湫隘，挂起来顶天立地，容易联想到追悼会的挽帐，老婆摘下来存起，但愿C老别发现。

C老从一线退到二线，又从二线退到三线，怎么说也比先前闲在些，有空驱车到各家走走。等到喇叭在你门前响起，急忙悬挂他的墨宝也来不及。他以为我不称心，准会有更宏伟的篇幅送到，还题上老弟指正之类的抬头。诚惶诚恐，连忙解释：“C老，不是我不挂，而是我舍不得挂，这破屋，挂您的字，糟

踢了!”

看来他不信，也许我还不如L炉火纯青。

L老发动大家向老前辈讨字。后来，我真的不感兴趣了，但不讨C老偏要送，特意裱好拓好，登门给我挂上。我问L：“难道写字的人，都有如此雅趣，赔钱赚吆喝？”

“刚刚写上了瘾，难免有表现欲——”L提示我，恐怕你得叫好，老人才会罢手。这算哪一国道理？L讲，人老了需要奉承和需要维生素一样，你是作家，他大概尤其需要你的恭维。

天晓得。

隔不几天，C老果然又赠字来了，他讲喝了几口黄酒以后，在微醺的状态下一气呵成的。龙飞凤舞，好像张天师画的神符，那长卷上写的是主席诗词《六盘山》，展了又展，还在“屈指行程二万”那儿，估计到“缚住苍龙”，至少也有印度的纱丽般长短了。也许他听过太多的好，嫌千篇一律，也许他觉得我的赞誉，并非发自肺腑丹田。C老说：“你是作家啦！总该有与众不同的见解罗！”

这让我着实为难，错就错在我不该别出心裁，竟说：“C公，我不揣冒昧，等您百年以后，这幅神来之笔，说不定价值连城。伦敦索斯比拍卖行一幅梵高的《向日葵》，最后以三百万英镑敲定。”

我以为他该高兴，谁知老前辈马上虎起了脸，明显地流露出不快，站起要走，一点笑脸也没有。糟糕，我连忙拦住，他说：“活着已不值钱，死后更狗屁不是！”然后，老人家悻悻然地坐车走了。

不一会，L匆匆赶到，满头热汗，问我什么事把C公得罪了？初时我还莫名其妙，把梵高来比他还嫌捧得不够肉麻？L跌足叹息：“你呀你呀，枉为作家了，怎么不懂得揣摩老年人心理？

死之将近也越怕死，你碰了老人的痛处，犯忌了。他恨不能返老还童，恨不能活一百岁！”

老前辈最终未成人瑞，终于离开他亲手创造的革命事业，溘然逝世。追悼会开得隆重，领导人到了不少，备极哀荣。L 在灵堂见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这下好了，好了！”

我很难判断他是喜是忧？还是喜忧兼之？

我知道，从把 C 公开罪以后，便很不喜欢我了。非但不驾临寒舍，后来他罹病住院，也婉拒我去探视。他把我的话视作谶言，据说回府卜了一卦，竟是川泽断竭，大大的凶险不吉。因此我也很内疚，岂不是我一句话催老人家见阎罗王去了么？

L 看出我不安的灵魂在忏悔，宽慰地说：“他能不死么？说实在的，他也该到这一天了！”也许他觉得语言刻薄，又补充了几句溢美之辞，“无论如何，老前辈这些年倒还安生，没有横空出世，弄得别人啼笑皆非，也可以说是善哉善哉了！”

我不知已入鬼城的 C 公，是否同意这样的盖棺论定。

老前辈一生，既未做太坏的坏事，也未做太好的好事，唯其如此，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被人淡忘。这样也好，省得被人恨得牙痒，在冥国也不安生。

看来，我也快到相信有神论的年纪了。

某日，我翻旧稿，于书柜中找出老前辈许多遗墨，十之八九，都认不得，即使把 C 公由奈何桥那边请回来，他也不知写些什么东西。随即给 L 打电话，也许应该送到什么纪念馆保存。

他很惊奇：“你还保存着？”

“你该比我更多！”

“我可是真正的书法家，知道什么该留，什么该扔！”

“那你怎么处理？”我向他讨教。

“最好的办法，是烧化给老前辈——”

于是我点燃火柴，付之一炬。在烟雾缭绕中，我似乎见到老前辈莞尔而笑：“我没有讲错吧，活着已不值钱，死后更狗屁不值。果然——”

C 公活一辈子，不知讲了多少有用的话和没用的话。

就这一句，我认为，最清醒。

Z 是我的学长，比我略大几岁。

去年他害了场大病，幸无大碍，后来慢慢将养，遂痊愈了。只是精神大不如前了。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很不耐烦地问：“你到底要什么时候烧吗？”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个意思，直到对方告诉他是火葬场，他才恍然大悟。竟有这等混帐，跟老头子开这样恶劣的玩笑，Z 火透了，还未等他破口大骂，电话挂了。

利用通讯工具骚扰他人，其实可以构成妨害罪的。Z 缺乏法律常识，不去报案。他亲属也愿意息事宁人，何必弄得大惊小怪。没准，电话串线了呢？

不久，这电话又打来了，还是同样的问话：“你到底要什么时候烧吗？”

这回 Z 胸有成竹，未容对方再讲什么，先雷霆万钧地吼了过去：“你先把该烧的烧掉，再来烧我也不晚！”说罢把电话啪地挂上。从那以后，这个电话里的火葬场，好像再没有同他联系过。

我不大相信此事，但 Z 言之凿凿。

我认识 S 君很偶然，是在火车旅行途中。

他算是见面熟的那类人，很快就能谈笑风生，很快就认为挺知己。这样，我知道 S 君是某省体委主任，去美国考察运动。

场馆建设，昨天刚下飞机，今天坐火车回去，他说他想外孙女了，一天不愿意在北京多待。他还说，美国主人知道他有这位宝贝疙瘩，送了个椰菜娃娃，丑死了，几次想把它扔掉。可美国主人要回访的，到时候万一人家要问小姑娘这礼物呢？S君一定要爬上去打开皮箱拿给我看：“这美国佬的艺术观点，真他妈的怪着咧！”

我劝他免了，不必看了。

在火车车厢里，并非正式场合，也不是在国外旅行，似乎用不着过于讲究仪容，西服可以脱掉，领带不妨解开。何况天气并不凉爽，车厢软包里够燥热的。

他说：“省里的人准会到车站来迎接，我要给他们一个搞洋务的形象，现在对外开放，土包子不吃香了。”

我觉得这个旅伴挺直率，便认识了。

前年，他说他要滚下台来，没滚成。去年，又这样说，仍旧没滚。今年，他有时间和闲情逸致到北京来逛，我估计，此公大概完成历史使命了，不能总六十花甲。

他告诉我，只滚下来一半，还有一半留在台上。“真厉害！”我表示佩服。

S君说：“不到罚点球的时候，别认输！”他当然开玩笑，“除非马克思老人家有请，我不会退场！”

接着讲明来意：“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的作家，你得想法给我弄个美协会会员当当。”

我以为我耳朵出了故障，他再一次表明他要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S君是个直率性格的人，我也坦诚相告，老兄，我连美协在哪儿办公都茫然，何从介绍？再说，你我都与美术无缘，这不是开玩笑么？

S君正色声明：“我五十年前就画竹！”

“什么什么，你不是在体委工作？”

“不错，我是老体工干部，在老解放区当兵时，司令员看我腿长，抽去打球。可我参军前在窑上烧缸烧盆，釉坯上画竹我可拿手。那回在美国考察，我给洋人露了一手，三笔两笔，竹子出来了，你猜老美怎么讲，怪不得中国出熊猫。哈哈哈哈哈……”

我劝他算了，何必多此一举。

他的论点是：“过去工农干部吃香，现在轮到文化人走运了，我得修正人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形象。”

我提醒他：“走运个屁，如今挨收拾的，谁？”

他笑了：“我才不像你们那样傻，我不真干，不过，图个虚名。再说，我还有一半在台上，办事还算方便，何乐不为。真到退场那一天，躺在停尸房里，想干什么也干不成了！”

这家伙确是健谈，多年当干部，嘴皮子都练得挺溜。“我可告诉你，人一闭眼，在停尸房里拖来拖去，还不如一条死狗。”

“不对吧！我听说要给尸体化妆，男性理发刮胡子，女性描眉涂眼影。”

他嘲笑我不深入生活，他说他刚到停尸房去，亲眼目睹，感慨万分。

我开他玩笑：“你该不是找一位长眠的画家，介绍你入美协吧？”

“我去看一位老战友！”

“死了的？”

“活着会在那鬼地方，躺在大抽屉里凉快。”听他介绍，这位丁同他一齐参军，好像不如他混得发达，“没办法，过于老实，不懂得张嘴伸手。哦，真他妈的疼得慌，这位老兄已经冰镇两个月了，也保不了鲜，快成风干肠了！”